

## 同源词还是来源词？真词源还是假词源？

——俄语数词 два (две) 和专有名词 Перун (雷神) 的“来源”辨析

左少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1)

**提 要：**这个语文学问题涉及语言学多个门类(如文字学、普通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包括“印欧语言学”等)和多个学科(如词汇学、词源学、语义学、语法学等)。本文借助两篇文章中的相关说法,阐述我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同时引用相关的材料(包括一些语言学者的“观点”)来佐证我们的“辨析”,并且得出我们的结论。

**关键词：**два (две); Перун “来源”; 梵语; 多神教

**中图分类号：**H353.9

**文献标识码：**A

### 1

在不同时间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两篇文章<sup>1</sup>中,分别谈到俄语数词 два (две)的“来源”和专有名词 Перун 的“来源”,而且两文都把这些词的“来源”同古代印度的梵语或者用梵语写成的古印度宗教文献《吠陀》(或《吠陀经》——«Veda», 俄语«Веда»)中的词联系起来。关于数词 два(две)的“来源”是这样写的:

“据考证,俄语中的数词 два(две)就可能直接来源于手指计数(пальцевой счёт),因为 два 来源于古印度的梵语(санскритский язык)——dva,表示用手指计数两个,它既表示数字2,也表示数字2的名称(读法)……”<sup>2</sup>[此文作者注明:这一说法引自俄国莫斯科 АСТ 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Новейши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 и выражений»,第258页];文中另一处也写道:“俄语数词 два (две)的词源是将古印度梵语 dvu 变成基里尔字母,读作 два (две)……”<sup>3</sup>这两段话是作者对“俄语数词 два (две)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斯拉夫多神教的雷神 Перун 的“来源”是这样表述的:

“有学者发现,斯拉夫的多神教诸神与印度宗教诸神有相似之处,甚至连名字都是近似的,如:斯拉夫多神教的雷神别龙(Перун)和吠陀文献中的云雨神波尔阍尼耶(parjanya)。按照早期欧洲文明晚于东方文明的传统观点可以断言,这是东方古印度文化对欧洲斯拉夫文化影响的产物。在俄罗斯有一本书叫《韦列斯神书》(«Велесова книга»),这是一部歌颂古斯拉夫诸神的文集。”[此文作者在此有一“注释”:这本书是在卫国战争中偶然发现的。1995年它才在莫斯科获得重新出版的机会]。接着,此文中写道:“俄罗斯研究者 А·库拉科夫指出,在《韦列斯神书》这本书里‘提到别龙神……这些神完全可以与印度的吠陀文献中的诸神相比较。吠陀的研究者们认为,吠陀文献诸神是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起源’……”<sup>4</sup>

必须指出，上述文字译自 A.库拉科夫的一本名为《世界宗教》的书，但译文不够准确，而且“引文”不全。为此，我们特意在本文中附上有关部分的原文。

“Уже говорилось, что в 1995 г. была переиздана «Велесная книга», случайно найденная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Это большой сборник гимнов в честь древнеславянских богов. В ней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такие божества, как Перун..., которые вполне сопоставимы с ведическими божествам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ведиче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именно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исконными.”... “Правда,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серьезных ученых считает бесспорным, что «Велесная книга» — хитроумная подделка, стилизация под старину. Но как бы то ни было — факт схожести славянских языческих божеств с древнеиндийскими налицо. Они даже образуют близкие по именам пары (Бог-грамовержец Перун — Ведический Парджанья)...” (Кулаков 1996: 236—237)

我们按照上引原文试译如下：

“前已谈到，在国内战争年代偶然发现的《韦列斯神书》于 1995 年再版。这是一本赞扬古代斯拉夫众神的颂诗集。书中可以见到像别龙（Перун）……这样一些神名，它们完全可与吠陀经诸神相比较。吠陀教的信徒们肯定地说，对俄罗斯来说，正是这些神祇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神灵。”……“诚然，大多数严肃认真的学者认为，无可争辩的是，《韦列斯神书》是一本文体上仿古的、制作巧妙的伪书。但无论如何，斯拉夫多神教众神与古印度诸神相似的事实是存在的。它们甚至形成一对对名字相近的神祇（如雷神 Перун——吠陀文献的云雨神 Парджанья）……”

我们的问题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即使同一语系）的单词（如专有名词），如果词义相似和“读音”相近（“谐音”——*созвучие*），则一定是其中一词为另一词的“来源”吗？

我国研究古代印度语言文字（梵语、梵文）和古印度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原东方学系系主任季羨林教授说：“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子。”

下面我们就分别利用并研究 два（две）和 Перун 这两个俄语词。

## 2

在分别“利用和研究”这两个俄语词并对它们的“来源”具体辨析时，有必要利用相关的语言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的知识。

关于俄语数词 два 的“来源”辨析。

首先，俄语数词 два 等基数词是俄语语法的“词类学”（*учение о частях речи*）中“数词”（*имя числительное*）体系的成员。два 是词——数词（*числ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不是“数字”（*цифра*）或“数字符号”（*цифровой знак*）；在俄语书写历史上，表示数目或“数值” два 等的意义的符号，主要有三种：1）古代斯拉夫人在有“斯拉夫文字”（*славянское письмо*）之前不同地区使用的不同“形式”的“*черты и резы*”（“线条和钩形”，我们在《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译本中曾译为“线条和刻画”——笔者注）；2）有了斯拉夫（基里尔字母）文字之后，则用基里尔字母表示其数，如 • ѿ • (два, оба)；3）从 14—15 世纪起开始使用“阿拉伯数字”（17 世纪起广泛使用）。除此以外，在俄语书刊中还使用“罗马数字”（*римские цифры*：I, II, III, IV, V, VI, ... IX, X, XI...等），但除了与表示“世纪”（*век*）、“卷集”（*том*）等意义的词连用外，罗马数字使用有限。我们上引的“引文”中说：“数词 два 就可能直接来源于手指计数……”与其这样说，还不如说最典型的“手指计数”的数字符号之一是“罗马数字”，

因为据语言文字学家分析，罗马数字 I 是一根“手指”、II 是两根“手指”……V 是一个张开的“手掌”（大拇指与其他手指分开），X 是“交叉的双手”等。此外，还随着时间逐渐利用“十进位”和在 V、X 等符号两侧（左加“I”等为“减”，右加“I”等为“加”）的“加减法”——从而组成一个完整的“计数系统”。世界其他古老语言文字的“计数”方式也有类此者。（伊斯特林 1987：519—521）

恩格斯写道：“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从而用来作为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悟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恩格斯 1970：35）

其次，应该说，俄语词 два 是个有悠久历史的词，是一个“古词”；它在古俄语文献中写成 дѣва，它的词根是 дѣв-（因语音变化，轻元音 ъ (ǫ) 消失而成为“дв-”，试比较 дѣв-ои 及 дв-ое 等）。

“许多语言有可能来源于一个共同祖先，这是在 1786 年最先提出来的论点，虽然早在十六世纪，就有人注意到了梵语和意大利语的相似之处。到 1818 年，有 50 多种语言归入印欧语系……”按语言分类法之一的谱系分类法，同时运用历史比较法，把世界上的大小语言按其亲属关系分为若干“语系”，印欧语系便是其中之一。然后在该语系中按亲属关系又分为若干“语族”（有学者认为是“语支”），接着在一个语族中分出若干“语支”等。

印欧语系分出多少“语族”（或“语支”）——语言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做法”；基本上分出这样一些大的语族（语支），如（1）印度——伊朗语族，（2）波罗的——斯拉夫语族，（3）古希腊语族，（4）古意大利语族，（5）日尔曼语族等等。此外，“通常把印欧语系诸语言区分为两组：satam 语言和 centum 语言。satam 和 centum 是同源词……”（李赋宁 1991：21）同样也可以说，它们和俄语词 сто (сът-о 词根为 сът-)，波罗的立陶宛语词 šimtas，古印度梵语词 çata 等都是同源词 (cognate words)，因为这些语言都是源自原始印欧语的彼此“亲疏”接近程度不同的“亲属语” (родственные языки) 或“同族语” (cognate languages)<sup>5</sup>。

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多年的印欧诸语的共同祖先——所谓“原始印欧语 (proto-Indo-European — прото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 是原始印欧民族的语言……”。（同上：1）一些表现原始印欧人的生活、家庭、氏族和对自然界及各种事物等的初步认识和观念的基本词汇，还或多或少地保留在（也经过一些历史的语音变化）某些语族语支中。表示数的概念和数目名称的词——数词 (числ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便是原始印欧语的一类基本词汇。

由原始印欧语衍生的诸印欧语言，在“表音—字母文字” (звуко-буквенное письмо) 产生之后，是由几种不同“字母”来记录的，这主要是由古希腊语的（西部）希腊文字演变的拉丁字母和东希腊字母基础上创制的斯拉夫（基里尔）字母，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字母文字”，如记录波斯—伊朗语的“波斯—巴列维文字”等，印度的“天城体梵文字母” (Devanagari) 等等。由于“梵文字母”书写的“困难”（这种“拼音文字”（也是音节文字）在书写音节时有“横写”和“竖写”之分），所以许多出版物上常用“拉丁字母”来代替它们。有些谈外语的书上，有时也用“拉丁字母”来代替“基里尔字母”。

下面我们以 два, три 两词为例（其他基数词，如 четыре, пять... десять 等也大致如此），比较由原始印欧语衍生的几种印欧语的相同的“数词”（都用拉丁字母书写）：

	斯拉夫——波罗的语			日尔曼语族	
	（东）俄语	（西）波兰语	立陶宛语	英语	德语
2	dva (duva)	dwa	dù (由 dvù)	twa (古英语)	zwei

				two	
3	tri (три)	trey	trys	prēo	drei
	拉丁语	法语	古希腊语	梵语	
2	dūo	deux	dŭo	dvā(u)[duvā]	
3	tres	trois	treis	tri	

可以看出，这里列出的同印欧语系的不同语言的词在“读音”上是相同或近似的（在日尔曼语族中，某些原始印欧语的辅音有变化，如  $d > t$ ），特别是俄语词和梵语词。但这也不能说明“因为 два 来源于古印度的梵语—— $dva$ ……”。我们认为，俄语词 два (две) [和其他斯拉夫语词：(捷克语) dva, (保加利亚语) два (dva), (塞尔维亚语) два (dva) 等以及其他印欧语言的词]与古印度梵语的  $dva$  是同源词，不过梵语及其字母文字比各斯拉夫语独立发展和使用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的时间要早许多。用通俗的说法，诸斯拉夫语和梵语彼此是共一个“祖先”的“远房”关系，一些相同的基本词汇只是“先祖”传留下的“共同基因”而已。因为斯拉夫诸语与梵语是“同族语”，所以梵语不是斯拉夫语的“来源语”（或者称“始发语”——source language）。

### 3

关于俄语专有名词（雷神）Перун 的“来源”辨析。

我们在前面引用了关于斯拉夫人信奉的“雷神”Перун（保加利亚人的 Перун，白俄罗斯人的 Перун, Пярун, 捷克人的 Perun, 波兰人的 Piorun 等等）的“来源”的一些说法：如“斯拉夫多神教的雷神别龙（Перун）和吠陀文献中的云雨神波尔阍尼耶（parjanya）”“有相似之处，甚至连名字都是近似的”；“吠陀的研究者们认为，吠陀文献诸神是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起源”。与此同时，我们还引用了其中后一句的俄文原文：“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ведических верований у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именно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исконными”。

我们在辨析 Перун 的“来源”之前，不得不对上面译文中某些词语的译义加以确切。不是“吠陀（经）的研究者”，而是“吠陀教的信徒（或吠陀教的追随者）”；不是“吠陀文献诸神是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起源”，而是“（они）这些神祇是俄罗斯固有的（或自古以来就有的）神灵”：исконный（“固有的，自古以来就有的”）不是 источник（“来源”、“源头”等）。出现这种错译的原因是文章作者不仅力求“证明”斯拉夫多神教诸神（如 Перун）与“吠陀（经）”众神（如用拉丁语拼写的梵语名称 Parjanya, 俄语音译为 Парджанья）不仅名字“近似”，而且企图证明，斯拉夫诸神“源自”古代印度的吠陀教及其经典《吠陀经》。这让人不得不产生这样的“联想”：在古代“多神教”时期，斯拉夫人竟然“长途跋涉”去古代印度“请神”——这当然是一种“笑话”。

当然也无法同意这样的说法：“按照早期欧洲文明晚于东方文明的传统观点可以断言，这是东方古印度文化对欧洲斯拉夫文化的影响的产物。”<sup>6</sup>在世界文明史上，对“早期欧洲文明”而言，影响它的“东方文明”首先是在亚洲西部（所谓西亚）或“地中海（文化圈）”的东岸形成的古代亚洲文明之一的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文明才是欧洲文明的曙光）。我们以文化的面貌和文明的标志之一的文字为例，“希腊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现在是几乎没有疑义的了”。（伊斯特林 1987：332）但“公元前十一世纪和十世纪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史上无文字的时期。”（同上：330）研究古希腊文字的某些学者认为，古希腊人“把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来的辅音-音素文字系统地改造成成为元音-音素文字”。（同上：330）可以认为古希腊文化代表了“早期欧洲文明”。然而奇怪的是，远离地中海西岸的“东方古印

度文化”为什么只对欧洲斯拉夫文化产生影响？而且还把古代斯拉夫人在多神教时期信奉的一些神祇当作“古印度文化对欧洲斯拉夫文化影响的产物”，这实在令人费解！

为此，我们不得不对一些词进行“词源分析”（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同时还要加上“构词分析”（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或“形态分析”。所谓“词源分析”就是“弄清早先存在的词的形态结构，阐明该词在过去的构词联系，确定词的来源（источник）和出现的时间，确立由相应词干构成词的方法……”（Розенталь 1985: 396）在斯拉夫语言学（славя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的研究中，对于词的“来源”——“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特别是“专有名词的词源（学）”（этимолог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имени）通常分为两类：“真（实）词源”（реальная этимология，也称 научная этимология）和“伪词源”（ложная этимология），后者有时还称为“民间词源”（народная этимология，也译为“俗词源”）或“词汇联想”（лексиче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俗词源是一种很普遍的“语言现象”。我们认为，把斯拉夫多神教中某些“神名”（теонимы 专名学的一类）同古代印度吠陀时期的多神教相应“神名”联系起来，并称后者为前者的“起源”，这可能是由于“词汇联想”所引起的错误判断。Розенталь 等语言学家认为，“俗词源”就是“按本族语的发音近似的词的样式，对借用的外来词（很少本族语词）加以改造并重新解释，在纯粹外表的、偶然的语音相符的基础上确立它们之间的语义联系，而不考虑这些词在起源上的联系是否真实”。（同上：139）

就以斯拉夫多神教的“主神”之一俄语专名 Перун 来说，如果也在纯粹外表的、偶然的语音相符（звуковое совпадение）或语音相似（звуковое сходство）的基础上同古印度宗教“万神殿”的一个普通神的名字作语义联系，同样是没有考虑它们在起源上是否有联系。如果从“语义”的角度来说，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和吠陀教的“空界”主神之一雷雨神因陀罗（Indra, Индра），在“职能”上倒是与斯拉夫人的“雷神”有些相似，但在“语源”关系上两者“风牛马不相及”。于是，有人就只得从“语音（相符）”的角度来考虑，把不同时代远隔万里的神祇“拉上”关系：“吠陀文献的诸神是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起源”！

古代罗斯的雷神 Перун 的“来源”究竟如何？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П.Я. Черных 教授写道：“古代罗斯多神教某些神祇的名字令人颇感兴趣：其中一些神名源自共同斯拉夫语时期。例如雷神 Перун，看来它似乎是由动词 пьрати（即 прать，未完成体，不变位）而来的。此动词意为 жать, давить（‘挤、压、推、夹等意义’），后由这类‘意义’引申为 разрушать（‘破坏，毁灭’等意义）等。”（Черных 1956: 92）这个动词的词根是 пьр-(>пр-)，它与 пер-е-ть（变位 пьр-у>пр-у）为同根词。

俄国最著名的俄语词源学家 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在《俄语词源学词典》中用历史比较法对 Перун 这个词的词源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说明，我们在下面将其摘要译出：

“不可争辩的是（这个词的来源），没有说明清楚”；“通常认为此词是来自词根 per-<sup>7</sup>……而且将它与立陶宛语的 Perkúnas、普鲁士语的 percunis、拉脱维亚语的 perkúns（响声）相比较”<sup>8</sup>；“后又有些学者认为立陶宛语的 Perkúnas、斯拉夫语的 Перунъ 来自日耳曼语族。未必有此可能？”；“也有人将 Perun（Перун）同古希腊语的 χεραντιος（闪电）等相比较”；还有人将它“与另一个流行的词的词根相比较——这个词就是古印度梵语的 Paṛjanya（一个神的名字）相比较。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点”（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1910—1914: 47—48）。

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最后写道：“... есл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славянский Перун заимствован из балтийского, напр. из литовского Perkúnas, то трудно объяснить исчезновение -к-.”（同上）[“……如果假设斯拉夫语的 Перун 借自立陶宛语，如 Perkúnas，那么就难以解释词中的辅音-к-是如何消失的。”]

众所周知，“多神教是历史上几乎所有其他宗教的共同的特色”（《不列颠百科全书》

2002: 395)。可以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在信仰“一神教”之前)都经历了多神教阶段。甚至今天仍有人信奉“多神”。“原始社会中宗教的最初形式,如万物有灵论,拜物教等”(同上)“自然宗教”,是多神教的前身。在广大的自然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对于原始社会各地各族人来说,是共同的,也是相同的;但各地的山石川流,树木花草,鸟兽虫鱼等,有彼此相同,也有不同的。这说明“客观世界对各族人民是统一的”(叶蜚声,徐通锵 1981: 19),人类(不论何地何族人)对客观世界(自然界万物)的认识是相同的,但表达这些客观世界的万物的名称则可能千差万别(尽管指的是同一客观事物),这是因为“语言是各民族不同的”(同上)各地区的语言和方言对自然界的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称呼”也不可能是相同的。我们从“阿拉伯神话”得知,地中海东岸(现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的一些古代“城邦”(如提尔,尼尼微等)对同一神“太阳神”的称呼就有差异,而这些彼此邻近的城市说的“语言”却差别不大(多数后来都说阿拉伯语)。

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 V. Pisani 对探讨“专有名词的词源”说过这样的话:“……部族、语言和文化这些概念并不总是相互补偿的……至于问题的语文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清楚其意义,也不清楚其民族属性的专有名词的词源追根刨底——这是件必须慎重对待的事;如果再把这种追词源的方式方法加以扩大化,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来作词源探究——则是一件要冒风险的事:因为名称上的符合现象(совпадения в наименованиях)经常是源自一个共同的基础词(或“根词”——общий субстрат)……”(Пизани 1956: 188),即“同源词”。

然而,斯拉夫的雷神 Перун 和古代印度《吠陀经》的“云雨神” Парджанья (Parjanya) 及其他语言的相同“神名”有可能是源自一个共同的基础词,即“同源词”吗?难道古代斯拉夫人的多神教“诸神”不可能是在斯拉夫土壤(славянская почва)上“土生土长”的吗?难道这些斯拉夫神祇——для России именно они являются исконными 还有什么疑义吗?

一本名为《俄国文学与宗教》的书在谈到斯拉夫多神教的“诸神”(包括雷神 Перун)的产生(即“来源”)时写道:“罗斯的多神教产生也完全是古斯拉夫人完全依赖自然力量的结果……”(任光宣 1995: 20)一个句中用两个“完全”似乎在更加强调斯拉夫多神教众神的“产生”与“本乡本土”的“自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古罗斯多神教自产生之日起,一直影响和作用着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同上: 28)这里阐明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产生”与所谓“吠陀文献诸神是俄罗斯多神教诸神的起源”相互间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 4

在我们的俄语教学研究中,“俄语词汇学”(特别是“历史词汇学”)、“俄语词源学”等学科,是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通过以上“辨析”可以做出一个“小结”:两种(或以上的)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表示相同概念的“基础词”(即“基本词汇”)多为“同源词”,而很少是“甲”为“乙”的或“乙”为“甲”的“来源词”(除非是后来“借用”的词)。从印欧语系的范围而言,俄语词与其他印欧语词“同源”者,在俄语词源学上称为印欧语性质的共同斯拉夫语词(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ое слово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或者“在日耳曼语族和波罗的语支中有与其相同者的”词。(Шанский 1961: 19, 396)

#### 附注

1 这两篇文章是《俄汉数词 два/二的文化内涵对比研究》(下简称《数词 два》)——载《中国俄语教学》2012年第3期,和《儒家思想的遥远回声——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与孔孟思想》(下简称《回声》)——载《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3期。

- 2、3 同 1《数词 два》，第 37 页和第 39 页。
- 4 同 1《回声》第 46 页。
- 5 引用的各语言的词的意义是“一百”。
- 6 同 1《回声》第 46 页。
- 7 即俄语的 пер-/пър-/пр-
- 8 这里列出的三种语言均属“波罗的语支”

## 参考文献

- [1]Кулаков А.Е. Религии мира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ащихся)[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1996.
- [2]Пизани В. Общее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A]. Общее и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обзор литературы)[C].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 [3]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А.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Типография Г.Лиссиера и Д.Совко, 1910—1914, Том 2-ой.
- [4]Розенталь Д.Э., Теленкова М.А.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я)[Z].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1985.
- [5]Черных П.Я. 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древнерусский период)[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6.
- [6]Шанский И.М.,Иванов В.В., Шанская Т.В. Краткий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Учпедгиз, 1961.
- [7]狄德罗主编. 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 13 卷, 国际中文版)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 [8]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 [9]肯尼思·卡兹纳. 世界的语言 (黄长著 林书武译)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0.
- [10]李赋宁. 英语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1]任光宣. 俄国文学与宗教[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 1995.
- [12]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 [13]伊斯特林 В.А..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左少兴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Cognates or Sources? Is the Etymology True or False?

### —Etymological discrimination of *два(две)* and *Перун*

ZUO Shao-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is issue is both associated with many branches such as scripts, general linguistics, the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 in linguistics, Indo-European languages, especially Russian and Sanscrit, and other linguistic fields of study such as lexicology, semasiology, etymology, and grammar. Based on the points given in two relevant articles, this paper would offer views with references to some other relevant resources, including "views" of some linguists: Russian words (*два*, *Перун*) and Sanscrit words (*dva*, *Parjanya*) may be cognates, the Proto-Indo-European was the common source language of all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Key-words:** Два(две); Перун; “source”; Sanscrit; Polytheism

**作者简介:** 左少兴 ( 1930— ), 江西永新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 古代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2-12-07

**[责任编辑: 张春新]**